

琼瑶与平鑫涛

的坎坷之恋



窦应泰◎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琼瑶与平鑫涛 的坎坷之恋



窦应泰◎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琼瑶与平鑫涛的坎坷之恋/窦应泰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5.1

ISBN 7-5387-1957-1

I. 琼… II. 窦… III. ①琼瑶—生平事迹②平鑫涛—生平事迹 IV. ①K825.6②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7272 号

琼瑶与平鑫涛的坎坷之恋

作 者	窦应泰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5638648 发行科: 5677782
E m a i l	benatg@mail.jl.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全国席殊书屋
封面设计	李 越
封面书法	任 三
印 刷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60×96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插 图	80 幅
印 张	19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957-1/I·181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琼 瑶 与 平 鑫 涛 的 坎 坷 之 恋

第一章 冥冥中的一条红丝线···1

- 1 故事的缘起
- 2 自传体处女作
- 3 婚姻亮起了红灯

第二章 雨中台北有个约会···14

- 1 行将解体的“围城”
- 2 初次相会在月台上
- 3 漫漫冷雨天，融融咖啡屋

第三章 爱意朦胧···28

- 1 小巷里徘徊的身影
- 2 镜头前的女作者靓丽又健谈
- 3 漂亮的平太太让人妒忌

第四章 无爱的婚姻走到尽头···42

- 1 死亡婚姻还会复苏?
- 2 夫妻，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
- 3 冷战过后是分居
- 4 雨中，他们来到十字路口

第五章 女人的一半是男人···62

- 1 走近离异的女人
- 2 梦幻般的新居
- 3 圣诞之夜
- 4 电影，遥远的梦

第六章 爱，事业的纽带···84

- 1 一个爱的信号
- 2 《紫贝壳》的杂音
- 3 初识林青霞

第七章 走出书斋···100

- 1 李翰祥让她开了眼界
- 2 琼瑶的电影事业：火鸟!
- 3 开锣戏《月满西楼》
- 4 情到深处
- 5 飞来的车祸

第八章 悲欢坎坷从影路···127

- 1 抵押“可园”
- 2 飓风将至

第九章 “琼瑶片”遭遇挑战···137

- 1 物极必反，月满则亏
- 2 李小龙来势凶猛
- 3 失意中又遭感情磨难



目录



琼瑶与平鑫涛的坎坷之恋

第十章 爱到深处是苦时…151

- 1 爱情是可以逃避的吗?
- 2 在乌来的悬崖上
- 3 在曼哈顿会见汤先生
- 4 英伦三岛之行

第十一章 在低谷中盘旋…174

- 1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
- 2 《彩云飞》冲出一片天

第十二章 问鼎影坛跃龙门…186

- 1 “火鸟”重新起飞?
- 2 光耀银坛的“巨星”
- 3 琼瑶和林青霞的共鸣点
- 4 古典玉女胡茵梦

第十三章 如鱼得水的电影圈…215

- 1 大红大紫《我是一片云》
- 2 为当红“花旦”做媒

第十四章 十三年爱情长跑…230

- 1 恼人的匿名电话
- 2 宽容的平太太
- 3 远嫁，曾是她酝酿的解脱计划
- 4 相逢在羽田机场

第十五章 在波谲云诡的商海浮沉…252

- 1 前方又是低谷
- 2 片商，奸商?
- 3 林青霞归来救驾

第十六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267

- 1 琼瑶：“我厌恶了商人!”
- 2 台湾影业的一抹斜阳
- 3 最后一盏“昨夜之灯”

第十七章 暮年伉俪情，几度夕阳红…287

- 1 “好莱坞”不再是神秘童话
- 2 从大银幕到小屏幕
- 3 电视剧——琼瑶的新天空



第一章 冥冥中的一条红丝线

1 故事的缘起

1963年春天，一个飘着雨丝的春日。

前往台北邮局寄送《皇冠》杂志的平鑫涛，蹬着平车，沿一条积水的马路缓缓驶来。当时正处于事业起步时期的平鑫涛已经36岁了。当年是上海大同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没想到自来台湾后，生活始终不如意。平鑫涛先在一家化肥公司当小职员，从小就喜欢文学的他，在这里当然寻不到他的艺术世界，于是就辞职下海，办起一家名叫《皇冠》的杂志，自任社长兼主编。

雨中的平鑫涛，还在想着他的《皇冠》何时会在台湾大红大紫。他知道创办《皇冠》绝非为圆文学之梦，还必须以杂志的收入来支撑五口之家。那时的平鑫涛不但有贤惠妻子，膝下还有三个可爱的女儿。他必须在千难万险中让《皇冠》早一天冲出默默无闻的滞销状态，尽快改变每期发行几百份的局面。但是平鑫涛感到力不从心，尽管他是《皇冠》社长和主编，还身兼编辑、设计、插图和发行，多种工作让他劳累不堪。然而《皇冠》始终没有在台湾读者中引起轰动的作品出世。平鑫涛苦恼的是，默默无闻的《皇冠》每天收到的稿件屈指可数，又怎能有惊世之作？为改变杂志滞销的现状，妻子向平鑫涛建议：“为何不在《皇冠》上刊登广告？公开向社会底层没有名气的普通作者约稿？”

“你这个主意想得真好。”平鑫涛当即首肯：“我的《皇冠》从来不分作者高低贵贱，只要他文章好，不管什么人的稿子都要发表。我同意你的意见，真正的作家在民间。”

平鑫涛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下着小雨的日子里，他忽然从桌上发现一个刚寄来的稿件，他自刊登约稿启事以来，经常收到各地寄来的稿



琼瑶

件。让他失望的是，各地寄来的稿子大多是些无病呻吟的长诗剧本之类。偶尔有一两篇小说，也大多是无病呻吟之作。这次是个例外，平鑫涛把从高雄寄来的纸口袋拆开，他眼睛一亮。原来是一部名为《窗外》的长篇小说！作者又是琼瑶！

平鑫涛在沙沙细雨声中信手翻阅书稿，不知不觉竟入了戏。随着作者生动细腻的描述，平鑫涛似走入一个悲剧的世界。他没想到高雄作者琼瑶的笔下，竟会涌现如此让人感动的文字。尤其是女主人公江雁容，更让平鑫涛心生同情。17岁少女江雁容那忧郁无奈的形象，好像在平鑫涛眼前闪动。他看

到一个为爱所困的女学生，正神色忧郁的向他走来，至于和女学生江雁容发生师生恋的国文教师康南，也随着故事的推进让他从反感转向理解。

“没想到她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平鑫涛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几个月前，他在《皇冠》刊出约稿启事不久，就多次收到从高雄寄来的稿件，作者就是琼瑶！前几次她寄的都是些小小说，平鑫涛虽然都给予发表，但没在他心中留下印象。而这部厚厚的《窗外》则让他大感振奋。

“阿珍，你看，我收到一部特别好的稿子！真没想到高雄竟隐居一个有才华的作者。”当晚平鑫涛赶回家里，妻子已把热腾腾的饭菜准备好了。在明亮灯光下他顾不上品尝美味佳肴，却把稿件送到妻子面前，说：“作者笔力娴熟，小说写得生动逼真。故事很像他的亲身经历，不然决不会写得这样感人。”

气质雍容华贵的夫人把手稿捧在手上，在灯下沉吟片刻，说：“琼瑶，听来很像女作者？”



“如果是女作者，也肯定是有特殊经历的人，不然她就写不出如此感人的故事。”平鑫涛为稿件感到高兴的同时，也对这陌生作者的经历产生了兴趣。他想起从前曾在《皇冠》上发表过琼瑶的小说《情人谷》。平鑫涛在灯下沉吟着，暗想居住在高雄的琼瑶，可能是位感情经历坎坷的当事人，不然她笔下的江雁容就不会让他过目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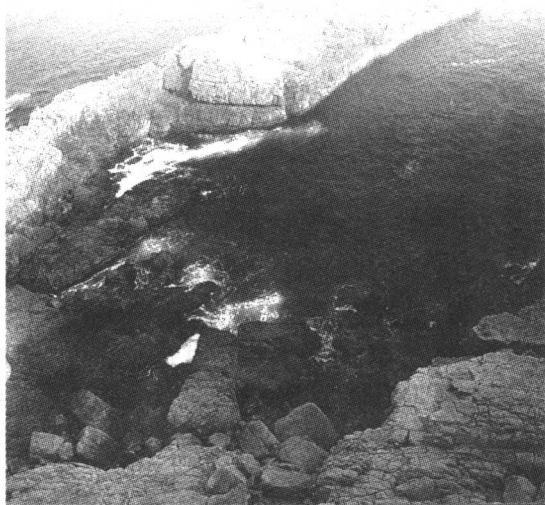
从那天开始，平鑫涛和妻子都轮流阅读长篇小说《窗外》。他们都被琼瑶的小说深深吸引住了。平鑫涛读到江雁容与年长她二十多岁的老师康南产生感情纠葛而不能自拔时，他的心被强烈震撼着。为书中人物悬心动情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作者笔端流露的真情与才华深深惊叹。

“鑫涛，这确是一部十分难得的好作品，读着琼瑶的《窗外》，我不知不觉也动了感情，甚至还情不自禁地落了泪。”妻子用几个夜晚，也把《窗外》读完了。她的思绪仍然停留在小说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妻子说：“我想，作者肯定是这场悲剧的亲历者，不然她绝对写不出这样让人动情的文字来。”

平鑫涛凝视妻子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发现她也被《窗外》深深打动了。他从妻子的神情中发现了这部小说巨大的感染力，同时也越加坚定他把小说《窗外》在《皇冠》上隆重推出的念头。半晌他问妻子说：“阿珍，你是说作者就是书中的江雁容吗？”

妻子沉吟说：“她是不是书中的江雁容，我还不能断定。不过我可以从这部小说里看到作者的影子，她是有感而发才写的小说，所以小说才生动感人！”

平鑫涛在刹那间作出一个决定，说：“你说得很对，咱们《皇冠》从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刊发的都是些无病呻吟的短篇和抒情散文诗。



台北的海滨

如果用全部版面刊载十几万字的作品，对我来说肯定要冒一定风险。但我仍然决定把它全文发表出来，不管成功与否，我都想刊登它。阿珍，你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冒险？”

妻子鼓励他说：“鑫涛，其实天下做任何事都要有冒险性的。没有冒险的精神什么也做不成的。我不敢保证琼瑶的《窗外》是否给咱们本来不景气的《皇冠》带来某种转机，但我可以断定，这本小说青年学生肯定是喜欢读的。”

平鑫涛听了妻子的分析，一个绝无仅有的刊载计划萌生了，发表一位无名作者长篇作品的想法，忽然变得更加坚定不移了。几天后，平鑫涛终于亲笔给高雄这位素不相识的作者复信。他挥起笔来，龙飞凤舞写下一封短函：

琼瑶先生大鉴：

收到《窗外》，连续三个晚上不眠不休，终于一口气读完。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我猜作者本人，也必在书中。写得如此真实，令人深深感动。《皇冠》获得此书，十分荣耀，已决定在七月份《皇冠》上，一次刊出。……

然后他郑重写下“平鑫涛”三字！也许就从这时开始，平鑫涛与千里之外的女作者琼瑶之间，已悄悄牵上了一条红丝线。尽管平鑫涛当时决不会想到冥冥中的姻缘已经鬼使神差地逼近了，但一条无形的纽带毕竟把他和远在高雄的琼瑶紧紧连结在一起了。

2 自传体处女作

平鑫涛的信寄往高雄的时候，琼瑶已对寄出的稿件不抱希望了。

此前丈夫庆筠早就为这部稿子有过预言：“你想靠小说成名，肯定是一场白日美梦！”当年在台北一见钟情并匆忙结婚的一对小夫妻，随着婚前热恋与婚后短暂蜜月时光的结束，琼瑶和庆筠之间性格上的矛盾也渐渐暴露出来。她和庆筠从前是因对文学的共同爱好才相识相爱的，琼瑶完全没有想到婚后婚姻基础的瓦解，居然也起因于她和庆筠对文学写作的追求。

高雄的冬天是寒冷的。百无聊赖中，琼瑶就在高雄那幢临海的小木楼上，开始动笔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窗外》。这是她从事写作以来第一



次尝试写长篇小说，她决定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倾吐在桌前的稿纸上，因为她想倾吐的苦水太多了。

琼瑶和庆筠结婚后就从台北搬到高雄，两年来她不断在台湾报刊发表短篇小说，数量已相当可观。当琼瑶的笔名渐渐为一些读者所熟悉时，她不再满足于从前那些千字、万字的作品了，她幻想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问世。

当然，她决不像庆筠那样在写作前就预先宣布写作计划。琼瑶性格内向沉稳，与丈夫相反，虽然早就构思长篇了，但动起笔来仍然处处小心。她甚至担心《窗外》还没写完，就被庆筠突然发现了。如让庆筠知道的话，就会受到他坚决的劝阻，使这部书的计划胎死腹中。

琼瑶之所以偷偷地写，是因为《窗外》里的人物，都是以自己在台北女子高中读书时和初恋情人B老师为模特的。这样的自传体小说，琼瑶完全是有感而写，有感而发。笔下人物与她描写的故事，都是自己亲身经历，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有时写着写着，会感动得自己流下眼泪。

“我一定要把长篇处女作写好，因为它是我的自传啊！”琼瑶每天上午，都将自己关在楼上房间潜心写作。为使写作不受干扰，琼瑶还要趁庆筠上班时来写。为不让儿子小庆在身边打扰，琼瑶狠心将儿子送进附近一家托儿所。当家里无人的时候，她就进入了理想的写作状态。在她笔下女主人公江雁容就是她的化身，17岁的江雁容艳如桃花，她在校园里邂逅国文老师康南！40岁的康老师在她笔下，同样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有情君子。他与江雁容的忘年之恋，在执笔过程中让琼瑶在灵魂深处又经历了一场灵与肉的生死之恋！

想起了B老师，琼瑶就会想到自己的今天。想到丈夫庆筠，心里就会泛起忧郁的阴云。琼瑶没有想到当初痴情相爱的庆筠，如今会变得那么陌生。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使琼瑶常常留恋往昔。当初在台北七张犁居住时，虽然他们的生活清苦，可是在清苦生活中却不乏幸福和温馨；而今天她和庆筠虽在高雄拥有一个三口之家，虽然庆筠薪水仍在不断增加，她本人每月又有一些稿费收入，生活可以说是无忧无虑了。但不知为什么自从庆筠从国外归来后，他们的感情生活忽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

想到即将把《窗外》寄往台北的《皇冠》，她就想起一个叫平鑫涛的人，他是《皇冠》月刊的社长。从前她在《皇冠》上发表过几篇小稿，但并不等于肯定能发表长篇小说。每当琼瑶一人在桌前写作时，眼

前就会出现一个男人的影子。她从没见过平鑫涛，甚至连他的照片也不曾见过。可她凭一种直觉却感到平鑫涛是可以亲近的人。琼瑶记得她给平鑫涛投稿完全是一种偶然。

同时也是一种必然。

她和平鑫涛的接近，来源她的弟弟麒麟。就在她和庆筠在高雄定居不久，麒麟也和女友小霞结婚了，并也鬼使神差地从台北搬到高雄居住。如果没有弟弟麒麟，琼瑶也许不知台北有家叫《皇冠》的杂志。那一次，麒麟去了台北，他在返回高雄的火车上，无意中买了一本刚出版的《皇冠》。回到高雄后，弟弟把杂志丢在姐姐身边说：“姐，你看，上面登了许多小说呢！”琼瑶急忙将那本杂志翻了翻，忽然眼睛一亮，发现这本杂志里竟刊登许多言情小说。杂志的扉页上，编者平鑫涛亲笔写了《卷首语》。他说：“本刊的办刊宗旨是：立足于以‘三新’取悦读者的初衷。所谓‘三新’即是：一是每期杂志的文章必须是全新的题材；二是每期都争取拥有一批新的读者，《皇冠》希望不仅拥有青年读者，同时也希望拥有老年和中年读者群，我们的刊物每期都力争有新的发行网络；第三，就是作者要新！我们的办刊宗旨是，刊物当然要有它固定的作家群，但是，为了挖掘新的作者，本刊力争每一期都推出文学新人！因为只有维持上述三新，我们的《皇冠》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琼瑶读到这里，忽然从平鑫涛的“三新”中得到鼓励和启迪。于是她亲自上街，把刚写好的小说《情人谷》投进了邮箱！等待稿件结果的日子是让人焦灼的。《情人谷》和琼瑶从前投的任何稿子都不相同。从前她都以碰运气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每一次投稿，也就是说如果报刊能刊用更好，即便不刊用，对她来说也不过是一次练笔和尝试罢了。可是她现在已经火烧眉毛，她是在



高雄佛光山上的接引大佛

婴儿哺育期间连夜挥笔写出这篇《情人谷》的，她是因急于得到一笔稿费才写的。

那时，庆筠正因公去国外出差。他在国外急需一笔钱，可是琼瑶哪里有钱寄去？她又没有工作，还要抚养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她才决定写小说换稿费。但是，平鑫涛的《皇冠》真会采用一个没有任何名气的小女子的稿件吗？好像有些不可能。琼瑶左盼右盼，始终没有消息。忽然一天，琼瑶正在屋里给小庆喂奶，猛听门外有人不停地按着车铃铛。她急忙起来一看，原来是位邮递员，他手里举着张汇票，还有一只沉甸甸的牛皮纸口袋！琼瑶在惊愕之中接过汇票，原来是笔数目不菲的稿费！再看那只牛皮纸口袋，里面竟是两册正散发着油墨香的新杂志《皇冠》！她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了，忙用颤抖的手翻开杂志，映入她眼帘的是一行醒目的黑体铅字：《情人谷》，下面的署名竟是：琼瑶！

琼瑶大喜过望，看到那本迅速刊发她稿子的杂志，还有那笔可解燃眉之急的稿费，琼瑶高兴得双眼溢出了泪水！她从前虽然多次得过稿费，可是从来也没有这次心里感动之深。她在心里暗暗庆幸，同时也暗暗祝福说：“真该谢谢《皇冠》杂志！将来小庆一旦长大，我还要给《皇冠》写稿的，因为《皇冠》是我的救星啊！”

第二天上午，琼瑶上街将稿费兑换成美元，然后电汇至日内瓦的蒙特利尔大酒店！她随款给庆筠写了一封信。她不能将这笔美元的真情说出来，只委婉地告诉庆筠说：你在高雄铝业公司的薪水，直到今天才领到，所以寄迟了，请原谅云云。直到这时，琼瑶那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

自从《情人谷》一稿得到平鑫涛的赏识以后，琼瑶又接连寄去一些小稿件，没有想到的是，平鑫涛这个社长倒也不计较她的地位和名气，先后都给她发表出来了。虽然她的稿子在《皇冠》上仅仅占有一个不引人瞩目的角落，但是对于无名的琼瑶来说，已是莫大的成功了。就在平鑫涛几次发表她小稿子的基础上，她才突然萌发动笔写长篇的奢望。但是，这部长篇还会像《情人谷》那样顺利吗？琼瑶想到这里，心情不禁紧张起来了。

稿子寄出去以后，她几乎每天上午都抱着孩子来到小木楼前面的小路上，希望在那里遇上邮差，随时接过邮递员送回的退稿。因为她不希望让庆筠见到自己的退稿。那样他就会当面嘲笑甚至挖苦她了。然而琼瑶多次到小路上去等候，却始终不见退稿。莫非寄出的稿子丢失了吗？

还是被平鑫涛当成了废纸信手丢掉了？她盼着盼着，日夜焦虑，这样的日子真难熬。她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收到一份从台北寄来的平鑫涛来信，给琼瑶送来了一个好消息：你的《窗外》马上被采用了！

3 婚姻亮起了红灯

在琼瑶苦盼《皇冠》消息的时候，庆筠也在为妻子的小说是否发表而苦恼着。

《窗外》如果当真发表，给他带来的究竟是福还是祸呢？从前在自己身边靠丈夫薪水生活的琼瑶，真会变成了一个女作家吗？那样在这小小三口之家，如何摆正他们的位置？当初庆筠和琼瑶在台北初识的时候，他不是对她发过将来一定要共同成为夫妻作家的誓言吗？！然而仅仅几年的光景，他庆筠不但没有成为作家，甚至到了而立之年，在事业上仍然一无成就。他从前也曾写过一些小说，那都是些头脑发热时信笔写下的。最终都因为没有成功而让他丧失了继续写下去的勇气。写作真是个艰苦的事情，现在让庆筠大为震惊的是，没有想到从前被他看不起的琼瑶，竟然抢在他前面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这还了得？

自从琼瑶接到《皇冠》月刊社长平鑫涛的发稿通知以来，庆筠就常常坐在临海的码头上，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正向货轮装货的搬运工们，正在烈日下向高高的跳板攀登。如果他当初知道妻子的小说发表后会产生如此难堪的后果，也许早就会制止她了。如果他能预见朋友们会以鄙视的目光冷视自己，他当然会无情地把那部倒霉的《窗外》扼杀在尚未出笼的摇篮中。可是现在一切后悔都无用了，他越想越心生悔意。

“嗨，我为什么这么糊涂啊！”庆筠痛心疾首的双手抱头，无心去望海港那片蔚蓝色的水域。他后悔在琼瑶忙于向台北、台中等地报刊发信联系这本小说出路的时候，为什么不从中劝止她。庆筠知道琼瑶的这部20万字的《窗外》，写成后她自己并没抱多大信心。因为像这么长篇幅的稿子，一般报刊是难以发表的。琼瑶也曾为多次向几家报刊征询意见却连连遭受冷遇而感到苦恼失望。那时庆筠如果说：“算了吧，这样又臭又长的稿子，哪里都不会要的。”琼瑶也许会失去继续向外投寄的信心。这部后来在台湾引起轰动的小说，也许会胎死腹中。如若早采取措施，他还会有今天被同事们窃窃私议的难堪吗？

开始的时候庆筠为了与琼瑶和缓关系。他对妻子的《窗外》一度持热心的支持态度，甚至鼓励她把稿子寄给平鑫涛：“任何一部作品的面世，都会有相当的难处。不要说你这无名的女作者，就是个成名的作家，出一部长篇小说也要备费周折的。所以，我劝你不要灰心，既然平鑫涛发表过你的《情人谷》，为什么就不能发表《窗外》呢？索性就寄出去吧。”

当平鑫涛决定发表《窗外》的消息传进家门时，庆筠最初也是为妻子高兴的。当晚他在饭桌上亲自为妻子布菜，说：“凤凰，看了你的《窗外》，我就感到自己落伍了。可是现在你取得了成果，又从侧面鼓舞了我，我决定从下月开始重新写起来，我要把那本《台湾烽火》重新拣起来。‘二二八起义’这个历史事件是千古不朽的，既然你有信心写那么多言情小说，我为什么不能写好《台湾烽火》和《李白传》呢？”琼瑶万没想到庆筠会这样通情达理。她当时高兴得像孩子般跳起来，欣喜地说：“庆筠，就让我们破破例吧，喝几杯酒如何？”

“好，喝酒！喝你的喜酒！”庆筠马上赞同，他见妻子取来花雕老酒，急忙将酒瓶开启。那一夜他喝了许多酒，高兴得就像自己的小说发表了那样，有些忘乎所以了。可是后来当《窗外》面世以后，庆筠忽然又后悔莫及了……

海涛不断发出惊天动地的喧响。庆筠从痛苦中抬起头来，他没想到自己在妻子小说面世后竟会面临难堪的窘境。七月的一天，他终于见到了《皇冠》，翻开一看，杂志竟用了二分之一篇幅全文刊载了妻子的《窗外》！庆筠感到经过琼瑶修改和编辑润饰后的小说比从前的初稿更加凝练，人物也更加生动感人了。庆筠将小说又从头至尾读了一遍，他不能不为妻子的成功而高兴。一个月后，当庆筠在高雄大街上闲逛的时候，忽然发现一家书店橱窗里，竟悬挂起一幅大红广告，上面写着书讯：“著名女作家琼瑶的新作《窗外》已出单行本，《皇冠》书局现已连印二版，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庆筠急忙跑进书店。当时他那欣喜的心情简直难以描述，在此之前，出单行本小说只是庆筠多年来的一种梦想，可是他十余年间虽百倍努力，却一直没能实现。庆筠万没想到从前在自己眼里只是个无知小妹妹的琼瑶，她的《窗外》居然被台北一家书局真正印成了单行本。而且已经印出了二版，并成了台湾各地读者抢购的热门畅销书！

庆筠掏钱买了一本。就在他捧读欣赏的时候，竟然发现书店里有那么多男男女女在争先恐后求购琼瑶的《窗外》。他见到妻子写的《窗



外》，心情仍像从前那样激动。可是，有一天，当庆筠在牌桌上见到朋友们时，忽然感到人们眼里有一股不屑的光。老 A 对他冷笑说：“庆筠，当初你发誓从此不赌博时，我还以为你那老婆是个什么人物，现在才知道，原来她早就有了野男人了！”老 B 嘲笑说：“既然你太太在读书时就有了老公，你凭什么娶她？你凭什么又对她言听计从？”老 C 也趁机揶揄庆筠：“庆筠，像这样的女人也值得你爱？为了她，你就从此不玩牌了？庆筠，你值吗？”

庆筠听了这些话，气得头都快炸了，眼睛一瞪吼了起来：“你们都闭上驴嘴！我的凤凰绝不是你们说的那么无耻。她从来也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可赌友们却轰地一声笑起来。七嘴八舌地对庆筠大加指责：“你老婆的历史，在那书里都自供出来了，那个姓康的老师不是早和她搞在一起了吗？”“是嘛，那书可是白纸黑字的东西，你老婆的风流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她那风流艳史，你庆筠想掩盖就掩盖得了吗！”

庆筠双手护住耳朵，再也听不下去了，他突然大吼一声：“滚！你们都给我滚！”吓得那几个牌友再也不敢多嘴，都一起逃出门去。近日庆筠几乎成了公司里的谈论焦点。他只要走到哪里，哪里就会遭遇暧昧不屑的目光。即便从前和他谈得来的朋友们，也忽然对庆筠敬而远之。在那些不怀善意的眼光下庆筠感到从未有过的狼狈和孤独。他将从书店里买来的《窗外》恨恨地撕碎，他再也不想看妻子写的书了，甚至认为那本曾经让自己羡慕的小说，是逼他走进孤独和尴尬困境的祸根。

从那天傍晚开始，庆筠不想回家了。

他不想回到妻子身边去，他不想再见到她那双眼睛，更不希望面对妻子晚饭后在灯下伏案笔耕。庆筠感到他和妻子之间又产生了隔阂。这种隔阂虽然与前几次不同，并非因为两人一语不合而造成的冲突，而是由于他周围那些可怕的世俗眼光和不怀善意的窃窃私议。直到这时庆筠才感到“人言可畏”的滋味。他真正体验到了在世俗者的心中，像《窗外》女主人公江雁容和老师康南所发生的师生恋，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既然那么多人在看了琼瑶小说后对他产生强烈的反感，那么，庆筠就不能不重新考虑妻子写这本书的成败得失！他甚至后悔这一切后果都是由于自己的盲目怂恿才造成的。如果他当初读到《窗外》就采取坚决制止的态度，那么这本小说还能面世吗？如果不能面世，他和妻子就不会遭受这么多人的暗中嘲笑和非议。

他不想再回那幢小楼去了。可自己该到哪里去呢？庆筠已经许久不玩桥牌了，自他与琼瑶和好以后，他已痛下了决心，坚决和那让自己沉



沉迷惘的牌局永远决裂。由于受到琼瑶的影响，庆筠又开始写作了。对自己重新恢复写作，妻子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庆筠再次摸笔去写《台湾烽火》的时候竟有一种陌生感，笔在他手里宛如千斤重。从前那拿起笔来便文思泉涌的情况不见了，有些常用的字居然也忘记了。那时庆筠常常会恨那些可恶的牌友，如果不是他们从中怂恿，他决不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玩物丧志。将自己最为痴情的写作给荒疏了。

现在，庆筠又鬼使神差地走上了那条从前常去的小路，连他自己也感到这是一种犯罪和冒险。可是，他的脚步已由不得自己了，当他来到从前熟悉的小赌窝时，面前出现了一双双惊愕困惑的眼睛。那些曾遭到庆筠责骂的牌友们，还以为他又来这里和他们讲理论争，所以一个个都想躲开他。可是赌友们万没想到庆筠会像从前那样在赌局上一坐，随手从衣袋掏出一沓钞票来，在桌上一拍说：“你们都愣着干嘛！莫非不认识我庆筠了吗？来，从今以后我还是我，谁也不怕了！”

赌友们这才恍然大悟，随即又一窝蜂起哄：“我的天，原来庆筠又回来了！”牌在庆筠的手里一抓，居然还那么熟练，那么自如。他说：“看什么，来呀，赌！我庆筠从今以后再也不听邪了！”有人惊讶地吸口气：“庆筠，你这是怎么了？莫非就不怕回家让那漂亮的凤凰一巴掌打出门来吗？”

“哼，她敢？！”庆筠勃然大怒，将手在牌桌上重重一拍，一张牌就飞快地弹了出去。牌局上顿时一片欢腾。那天深夜，当庆筠拖着疲惫的身子摇摇晃晃走进家门时，他愕然地发现琼瑶仍在楼下灯影中静静等候着他的归来。庆筠见了妻子那双含着忧郁的眼睛时，心里一怔，可他马上将眼睛一瞪，怒道：“你为什么那么看我？”琼瑶见他浑身火气，一脸冷冰，心里一片茫然，她担心地说：“庆筠，你今天是怎么了？脸色阴阴的，莫非在外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庆筠不语，他不看妻子那关切的脸色，径顾来到她写作的小桌前，由于心有积火，突然挥起手来，只听“哗啦”一声，将她多日来写的稿件，一股脑儿打到地板上了。然后他恨恨的在稿子上连跺几脚，气咻咻地骂道：“从今以后，你少管我的事情，我在外边愿意怎样就怎样！”

“庆筠，你究竟怎么了？”琼瑶睁大惊愕的眼睛，呆望着忽然变得行迹反常的丈夫，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庆筠不再理睬妻子，他将行李从楼上搬了下来，在楼下一张床上铺开，然后躺在上面，将被子蒙头一盖，就呼呼地打起鼾来。气得琼瑶手足无措，她无法猜测庆筠的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又一个子夜，庆筠回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那时附近所有邻居都已熄灭灯火，进入了梦乡。可是唯有那幢临海的小楼里依然灯火闪闪。庆筠怒冲冲将房门“咚”地撞开，然后他回到楼下的床铺上去，正要蒙头大睡，忽然发现楼梯口静静兀立着一个人！定睛看时，原来是妻子琼瑶！她在凌晨时分竟尚未入眠，庆筠见妻子脸色那么苍白憔悴，暗吃一惊。他知道琼瑶一定又在楼上边写边等他的归来，他知道和妻子还要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于是，庆筠就怒冲冲站起来，和琼瑶冷眼对峙着。

琼瑶在楼梯上观望着庆筠，她想询问什么，可是当她看到庆筠那含着怒火的眼睛时，就将想说的话咽下去了。她不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与丈夫发生争吵，更不想让夫妻间的感情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她忍下心中的不满和狐疑，独自回到楼上去了。

“你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不料，就在琼瑶转身上楼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庆筠暴怒的喊声：“你不要怪我不回家，也不要怪我去赌钱！今后这些都是我的自由！”

琼瑶大吃一惊地回转身来，愕然望着脸色铁青的丈夫，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久前她的《窗外》刚出版的时候，庆筠还是那么和颜悦色对待她，还那么真诚发誓说永远不再赌博，可是，今天晚上他究竟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对她怒不可遏地发起邪火来了？

“庆筠，你说什么？我真不敢相信，你又去赌博了？！”琼瑶心在流血，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去赌博又怎么样！”几天来庆筠心里积郁的怒火和怨气，此时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他从床上跳起来，像一头暴怒的雄狮一般，大喊大叫起来：“都是你，都是因为你那本见了鬼的《窗外》啊！”琼瑶大惑不解：“庆筠，你怎么了？你去外边赌博胡来，和我那本书究竟有什么关系？你说，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莫非我写的书里有什么让你发火的原因吗？”庆筠心里的邪火，早想对琼瑶发泄，现在他再也不想克制，怒冲冲地叫道：“你还敢说和你的书没关系？哼，我告诉你，都是你那本书让我到处丢脸呀！你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你从前的真爱，请问，你想将我置于何地呢？”

琼瑶怔在那里，这才知道自己的书惹了大祸。当初投稿时庆筠那么支持她，她那时还不曾想到的后果，如今竟严峻地摆在了她的面前。丈夫仍在那里大声地吼骂着：“你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什么就不考虑它发表后果？你说，你有没有考虑顾全我的自尊！为什么不考虑我的